



老工人话当年

(家 史)

老工人話當年

(家史)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64·長春

715.8
866
374809



老工人話当年

本社編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长春市北京大街)

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统一书号：3091·148

印张：1 1/2 字数：22千字

印数：1—18,500 册

1964年11月第一版

1964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价(3)：一角一分

告 工 讀 者

讀者同志們：

為了帮助大家能够生动具体地了解一些階級斗争的历史，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，树立坚定的階級观点，以增强在现实階級斗争中明辨是非的能力，我社要陸續編輯出版一些屯史、家史、社史、厂史的回忆材料。

看一看这些血泪的回忆，了解了解老一代（老工人、老貧雇农、老下中农、老共产党员、老革命干部）在旧社会的经历，看看父兄們是怎样从旧社会的苦海里掙扎征战出来的。这对于我們提高思想有很大好处。他們是階級斗争的活的見證人，他們所写的和講述的回忆材料，是階級教育的活教材。

在反动階級統治的旧社会里，那些吃人肉、喝人血的地主、資本家們，残酷地剝削和压榨工农群众的血汗，催租逼債、搶男霸女，騎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，逼得劳动人民挨餓受冻、行乞討飯、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我們的老一代，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同

反动阶级进行了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。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打倒了万恶的反动统治阶级，当了国家的主人。

在社会主义社会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，有很多人不了解旧社会的黑暗，没有亲身经历过严酷的阶级斗争，不懂得革命胜利果实来之不易；也有很多人还没有真正懂得什么叫阶级、什么叫压迫、什么叫剥削、什么叫革命。因此，对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阶级斗争，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必要的思想准备。通过这些回忆材料，可以获得大量有血有肉的阶级斗争的感性知识。对于青年人来说，看一看这些回忆材料，又有其更加重要的意义。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目 次

劳工血泪仇·····	1
成 家·····	14
南阳湖上一家人·····	32

劳工血泪仇

长春市自来水公司 王 福 祥

我姓王，我孩子姓焦，不知底细的人常问我这是怎么个事？连我那刚懂事的孩子也常纠缠着我：“爸爸，为什么不叫我姓王呢？”一听这话，我心如刀绞，那些悲惨的往事，猛的兜上心头。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，逼得我家破人亡，连自己的姓名都埋没了。本来我叫焦发芝，“王福祥”这个姓名，跟我身上的累累伤疤一样，是那吃人的旧社会留给我的“纪念品”。解放后，我所以没有改叫原名，为的是不忘过去的仇恨，为的是让我的子孙后代，知道他们的老一辈人在旧社会所遭受的苦难。

第一次出劳工

我们家祖祖辈辈给地主家扛活，一代一代都是累得筋断骨折，我爹五十岁上就累瘫痪了。地主一脚把他踢出大门，从此一家人断了生路。我，从八岁开始

就給地主扒皮放豬。小小年紀起早貪黑抱柴担水，放着四十多口豬，受尽了地主的打罵，連頓飽飯也吃不上。

一直干了五六年，一錢沒掙，到头还欠了他家一石粮。这年来到年关，他領着警察到我家来逼債。为了逃活命，我一家老小趁着夜黑头的晚上，逃到长春市（当时的伪新京），过起討飯的生活。爹媽实指望我們哥俩快点长大成人，好养家糊口。誰想到逃出虎口又掉进狼窩，躲过张扒皮，又来了个馬保长。一天他敲着我家的破房門說：“你家老大攤上劳工了，准备好明天就上黑河。”临走又恶狠狠地說：“要不去嘛也可以，拿出三百块錢給你雇一个。想逃跑可就小心你全家人的脑袋！”天哪！世上縱有千条路，就是沒有穷人一条活路啊！別說是三百块錢，就是三元錢也拿不出呀！一家人哭了一陣又一陣，最后媽拉着我的手說：

“二小子，不是爹媽不疼你，你哥哥缺心眼，上黑河出劳工是有去路沒回路啊！”說到这就哭的說不出話来了。我明白老人的意思，就嚥下眼泪說：“你老別哭了，我替哥哥去吧！”那年我才十七岁，生得又瘦又小，能不能干得了劳工活，自己也沒底，再加上恋家，背着爹媽直掉眼泪。那时我們全家只有一床破被，我爹病

在炕上，小小孩子出远門，衣裳沒衣裳，行李沒行李，穷邻居們也跟着发愁地說：“听說黑河那边特別冷，管怎么也得給孩子帶点穿的！”我媽愁得屋里外头打轉轉。最后还是靠邻居們帮忙，好歹算給我对付了一双布棉鞋。穷孩子能有一双棉鞋，已經很知足了。怕我媽难受，我含着眼泪笑呵呵地把鞋揣在怀里离开了家。

日本鬼子揮着鞭子，把大批大批的劳工像牛馬一样赶上了“悶罐車”。車头車尾架上机关枪，接着当啷一声，悶罐車門上了鎖。車里面漆黑不透风，人挤得不能轉身，大小便出不去只好便在車里。坐了三天三夜的車，水米沒給一口。到黑河下了車，一个个头昏脑胀腿打晃，日本鬼子和监工的騎上高头大馬，拿鞭子赶着我們上山。赶了一段路以后，每人才发給一个长了毛的苞米面窩窩头。我一路上又累又餓，加上想爹媽，就病了。越走越走不动，鬼子看見了就要把我扔在荒草甸子上。同伴們一边架着我走，一边偷偷地嘱咐我：“小兄弟，你可千万挺着点兒，不然就沒活命啦！”天傍黑时才赶到工地。人們鑽进工棚一头扎下去就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一看这劳工棚，这哪叫人住的地方？上边是露天的破蓆头，下边鋪个草垫子就算炕。草垫子底下潮湿的直出水，长虫就在里边爬。早晨出

工时一数人数，一宿之間就死了十几个。

沉重的劳动折磨得人們筋疲力尽，死去活来。一天只发給三个小糠窩头，空着肚子干重活，就是鉄打的汉子也受不了。一天晚上，人們都偷偷跑到附近地里去掰青苞米和土豆生啃着吃。我跟在后边，費了好大事只摸到了三个小土豆。我想起一条街同出劳工的蔭大哥，穷哥們总是心連着心，他一直像自己亲弟兄一样照看我，所以三个土豆我吃了两个，留一个給蔭大哥揣了回来。我低声說：“蔭大哥！你快吃，千万别叫工头看見。”偏偏就在这时工头进来了。他一見立刻暴跳如雷，把我从鋪上一直拖到他的宿舍，逼着我扒光衣服，我往房里一看，心刷一下子就凉了。滿墙挂的尽是上刑用的棍子鞭子。他冷笑一声，无情的棍子就沒头沒脑的打下来。只打得我皮开肉綻，鮮血直流。回来时，蔭大哥看見我被打成这样，眼泪刷刷往下掉，我倒下不敢翻身，流的血把被都沾在身上了，疼得順臉淌汗。我和蔭大哥說：“若是問你，你就往我一个人身上推，可千万别承認，不能叫他們把你 也 打 成 这 样。”

临来时說一期劳工是六个月，可是我們一直熬了八个多月，眼看着天快冷了。有一天，监工的皮笑肉



不笑的問我：“你好像有双新棉鞋 是吧？拿出来 我看
看！”我一听头“嗡”的一声，这个比毒蛇还狠的恶棍，
想要夺走我最后一点温暖，真恨不得一刀捅死他！可
是看看他手上直摇晃的大棒子，只得答应着把鞋拿了
出来。他穿上了我的鞋，还問我：“你看我穿着合适
不？”弟兄們在一旁气得眼睛通红，我干瞪着眼一声沒
吱。他呲着大牙奸笑着命令我：“給我系上鞋带吧！”当
时，气得我渾身发抖。这一双滴滿了母亲泪水的棉鞋，
在这大雪将临的天气里，就这样給这条恶狼搶去了。

第二次出勞工

不管怎樣，我总算活着回来了。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爹媽面前，讓他們高兴高兴。可是当我一脚迈进家門时，却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。家里的情形太惨了。四堵牆全是白花花的霜，屋子里比外边还冷。我爹肚子上长了个碗大的痈，病倒在炕上。我媽已經瘦得不敢認了。她看見我，一把抓住我的手光哭不說話。我說：“別哭了，你老應該高兴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嗎！明天我就出去拣柴火卖錢給爹治病。”我媽抽咽着說：

“傻孩子啊！媽盼你眼睛都快盼瞎了，可是見着你也不敢高兴，現在到处抓勞工，也不管你去沒去过，馬保长若知道你回来可就沒好了，赶快出外去躲一躲，这个家不能呆啊！”那年月父母兒女难見一面，家在眼前不敢归宿，为了躲勞工，好好的人就像做賊一样，阳关大道不能走，白天不能露面，想睡一宿安穩竟比登天还难。

这一天，我惦念爹的病，就东躲西繞地悄悄回到家中，到家我媽摸着 I 渾身滾燙，“这孩子不是病了嗎！”她說着便眼含泪花出去借小米，想讓我喝点粥发发汗，哪曾想粥刚端上来，馬保长就帶着警察进来了。

我把心一橫，反正是个死，趁着人乱我冲出門撒腿就跑。跑到二道河子南边于家油坊前面，躲进一个弹棉花的老大娘家，可是后边追得太紧了，我刚躲进去就被他們抓住了。馬保长打我一个嘴巴，我眼睛一瞪，翻过身来狠狠一脚踹得馬保长捂着肚子嗷嗷怪叫，警察上来就砍了我一刀背。趁我昏迷的工夫，他們把我五花大綁，戴上手铐，押到东盛路和順警察署。

这一来，我就成了政治思想犯啦。在衙門里怕我再逃跑，反綁着手，背后墜上七个凳子。抓我的警察亲自上刑，一边打我一边罵：“你这小子真难斗，抓你跟淘金子一样，今天非折騰死你不可！”他問我：“你們街里的青年人都躲到哪里去了？說出十个来就放了你。”我怎忍心連累穷弟兄們来遭这个罪！干脆就是不知道。于是毒打就开始了。打得我昏过去醒过来，醒过来又昏过去。昏昏沉沉直喊要喝水。警察听見了，提着一壶开水就往我嘴里倒，我被燙得甦醒过来。一閉嘴，前胸被燙得血紅一片。他一勁喊：“快說实話！”我就是不吱声。他就拿出一把玻璃笔杆，夾在我每个手指的骨节間，然后使勁攢我的手，只听关节格格响，疼得直鑽心，手指馬上肿得像棒槌一样不能动了。半夜，又抓来十来个老人和孩子，問的都是一样事，一

直拷打到天亮，随后两人一副手铐，串在一起押送到刑事司法科。这可真是一座人間地獄，押在里面的人，都被折磨得血肉模糊，面无人色，头发拖得老长。进得牢房，除掉提出去受审以外，就是叫你面冲牆坐着，不許吭声也不許动。在这囚了一星期，又被帶到八里堡劳工訓練所遭了一个月零四天的罪。紧接着被送到伪首都警察厅和伪高等法院去过堂。最后被押进平治街監獄。

在平治街監獄中，我渾身是伤，又长滿了脓疱疹，脓血把衣服沾在身上脫都脫不下。到了这里的人反而盼望早一天去出劳工。我們監号里有个姓张的，他偷偷塞給看守一个金戒指，求他早点把我們提出去。果然，不久我們就被提出来，押到千山矯正院去做无期劳工。

千山矯正院是在一个光秃秃的山崗上，四周圍着密密的电网。有一天出外干活，趁着大霧天跑了十四个人。年輕的都跑掉了，一个年紀大的被抓了回来，鬼子汉奸把他拖到劳工面前，鼻子上扎个眼拴上电綫，通到电网上去过电。那人被电得順着毛孔冒血水。这时鬼子院长走过来，开枪先打他的腿，讓他零受罪，然后才打他的头。大伙在一旁怒火填胸，肝胆欲裂，

恨不得跟鬼子汉奸拼了。

我們班里有个张班长，他好像看出了大家伙的心思，夜深人靜以后，他悄悄地對我們說：“弟兄們！咱們可千萬不能單槍匹馬地跟他們拼命，也不能再單個逃跑了。這幾天因為逃跑給害死了三、四個人，再這樣瞎跑還不是白白送死嗎？要想活命，咱們就齊心合力，瞅准了機會砸碎這座活地獄一齊逃跑。”對呀！人人都覺着他的話有理，很快這話就傳到每個人的耳朵里。張班長這人說話關里口音，大高個能干活，所以鬼子叫他當班長，其實他這個班長最向着我們自己人。平時不言不語，可心里有數。自從聽了他的話，我就一心等着他說的那個“機會”。果然，有一天夜里，他又悄悄對我們說：“明天聽我的號令，咱六百名弟兄一齊跑。先把炕扒了，每人手里拿兩塊磚，行動時要聽指揮，不許隨便亂闖。”這一宿可真比一年還難捱啊！一個個瞪着眼睛盼天明。我想：豁出去干它一場，成功了逃條活命回家，鬧不好打個痛快死了也值得。第二天吃完早飯，只見一個看守悄悄塞給張班長一把開電網的鑰匙，不一會傳來約定的信號，六百多個受難的弟兄就一齊暴動了。人們剛剛沖出一部分，鬼子漢奸就發覺了，於是開槍向我們射擊，張班長繞到鬼子院

长的身后，抡起大铁勺砍死了他，夺过他的手枪掩护大家全部冲了出去。我们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地，才在一片高粱地里歇下来。一查点人数，伤亡了一百多人，大家心里非常难过。剩下这五百多个弟兄，一起走是不行，大家伙只得洒泪而别，各奔他乡。临走时，张班长嘱咐说：“最好两三个人搭伙走，走路要串庄稼地，千万别上大路。”当我们走到沈阳附近时，才知道抗日胜利了，小鬼子垮台了。乐得我们一蹦多高，这回可该见天日了。我跨上大道，朝家里飞奔。

換湯沒換藥

我千辛万苦回到长春，走到我家住的地方一看，片瓦无存，人影也不见了。当时我好像掉进万丈深坑。跑到左邻右舍去打听，才知道我爹在我被抓走以后，也被警察抓去逼问青年们的下落，他哪里肯说，可怜年老病弱的爹爹就活活被打死在八里堡劳工训练所里了。我妈领着小弟弟小妹妹寄居在别人家里，当我找到我妈时，她只是拉着我的手呆呆地瞅啊瞅啊，已经不会像从前那样痛痛快快哭一场了。过了一会她害怕地说：“孩子！快躲躲吧！快躲躲吧！自从来了‘遭殃军’，换汤没换药，跟日本鬼子抓劳工一样，到处抓人当兵。

你又沒有國民身份証，叫他們看見非說你是八路探子不可！快藏起來，媽想你都要想死了，千萬別再叫人抓去！”祖國光復！祖國光復！到頭來我還是落得無處藏身！不得不像躲勞工一樣，這蹲一宿那住一夜。

有一天我正躲在現在的大眾劇場旁邊，天冷得要命，我鑽進一家五金店（現在是紅旗糧店）烤手，來了兩個便衣特務，不容分說打我一頓，綁上就帶走了。結果左躲右躲還是被國民黨抓了兵。在新兵登記的時候，我報了個假名，就是這個“王福祥”，為的是一旦逃跑，沒處去查我的踪跡。

在這同時，我的家又慘遭橫禍，我的傻哥哥到石碑嶺去借米，路過崗哨，國民黨軍官硬說他是八路探子，一槍就給打死推到河里去了。我媽聽說，瘋了一樣去哭我哥哥，回來生了重病，無人照看就活活凍死在一間破房子里了。不懂事的小妹妹，在媽媽死去一天一宿後還偎在媽媽身邊哭着爬着要吃的。我的家就這樣被毀滅了。

在國民黨的兵營里，我並不知道這些凶信。仍舊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，盼着早日逃脫回家團聚。早晨起來倒尿桶，白天挖一天戰壕，晚上還要站兩班崗。當官的打人就當家常飯，我真不明白，他們抓我來扛